#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至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任兆炯

欽定四庫全書

#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 定數一

崔元綜　蘇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寶誌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宪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雁門亂梁誅蕭氏畧盡出朝野僉載

史溥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閤吏史溥夢有人朱衣執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四年及後主降

隋史溥尚在 出獨異志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名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數晝夜不轉毫釐不差帝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即命終後宇文化及簒逆詢爲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識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年六十五槪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之

流出大業拾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内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煅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鍊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

曰某打鐵人安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
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
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
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
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
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敕賜錢并
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
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

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出逸史

魏徵

唐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

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為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為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為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卒出朝野僉載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病痢疾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蓽茇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

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茇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

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蹔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覩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出朝野僉載

王無㝵

唐王無㝵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㝵蒱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㝵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㝵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㝵也遂名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㝵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出朝野僉載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乎永徽中盧齊卿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出嘉話錄

路敬潛

懷州錄事參軍路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鞫免死

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水路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令潛命坊夫塡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自餘妖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令除衛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出朝野僉載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七十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轝强至嶽下天恩加兩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出朝野僉載

李迥秀

李迥秀為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薨有司奏有詔

贈侍中出定命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為宰相霍已為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出定命錄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後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歲終以餧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忍痛呻

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聞其呻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路求乞於船上卧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收録乃還選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及引謝之日又勑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

子姪並死唯獨一身病臥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旣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矣出定命錄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合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爲眉州刺史改爲益州長史敕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

出定命錄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壻中書令崔湜反羽林郎將張仙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逃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并男三人亦被紏捉敕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出朝野僉載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効力遇病臥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臾城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 出朝野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選竟不

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充糧用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薄命之甚也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六

#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

## 定數二

僧金師

田預

唐奉御田預自云少時見奚三兒患氣疾寢食不安田乃請與診候出一飲子方劑愈三兒大悅云公既與某盡心治病某亦當與公盡心以定貴賤可住宿既至曉命紙錄一生官祿至第四政云作橋陵丞時未有此官田詰之對云但至時自有此官出又云當二十四年任奉御及大帝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爲奉御二十四年而

改（出定命錄）

王晙

王晙任渭南已數載自云久厭此縣但得蒲州司馬可矣時奚三兒從北來見一鬼云送牒向渭南報明府改官問何官云改蒲州司馬便與相隨來渭南見晙云公即改官爲蒲州司馬當時鬼在廳堦下曲躬立三兒言訖走出果三數日改蒲州司馬改後二十餘日敕不到問三兒三兒後見前鬼問故鬼云緣王在任賸請官錢

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後驗如其言出定命録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於廣陵破産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臥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引相工視之皆言貴極

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

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

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敘平

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為沙門鄉里惜其

才學勉以進士充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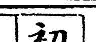
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秘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

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言能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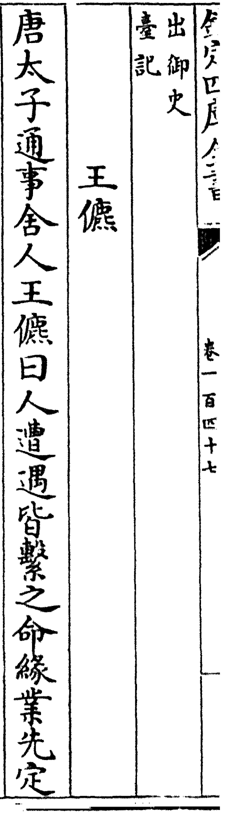
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州都督謚曰定

出御史臺記






## 王儦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儦曰人遭遇皆繫之命緣業先定吉凶乃來豈必誡慎昔天后誅戮皇宗宗子繫大理當死宗子歎曰既不免刑焉用汚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為自來速還受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殺人令償對乃畢

報宗子既知故受害無難色出紀聞

裴伷先

工部尚書裴伷先年十七為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伷先廢為民遷嶺外伷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伷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伷先對曰臣今請為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為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

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令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為王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内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為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勢去矣產祿之誡可不懼哉臣今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伷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

集朝臣於朝堂杖佃先至百長隷攘州佃先解衣受杖
笞至十而佃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佃先
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
氏生男愿盧氏卒佃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
百徙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佃先賢相之姪往
来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
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佃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
甚贈佃先黃金馬牛羊甚衆佃先因而致門下食客常

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静數日伷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敕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

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收守有流放
者殺之敕既下伷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伷先入胡
伷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
而有力以罪流伷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槖駞八十
頭盡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曳犀超
乘者半有千里足馬二伷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
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
駞既明候者言伷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

又令五百騎追焉誡追者曰舍佃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為賞追者及佃先於塞佃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將戰死殺追騎八百人而佃先敗縛佃先及妻於槀馳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穽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名流人數百皆害之佃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鏁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

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伷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伷先乃出焉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為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大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曰唐臣後為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出紀聞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為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

在此位每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每日唯喫一椀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出定命錄

## 袁嘉祚

袁嘉祚為滑州別駕在任得清狀出接蕭岑二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慚退因於路旁樹下休息有二黃衣人見而笑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耳袁驚而問之忽而不見數日敕除袁刑部郎中經旬月二

相被收果為袁公所斷出定命錄

齊澣

東京玩敲師與侍郎齊澣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而貶端州高安縣尉僧云從令十年當却迴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為陳留採訪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令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出定命錄

張守珪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官祿十八政皆如其言及任括州

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為涼州都督必應未死既而腦發瘍瘡甚乃曰某兄弟皆有此瘡而死必是死後贈涼府都督遂與官吏設酒而别并作遺書病五六日卒後果贈涼府都督出定命錄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耳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

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取二姬榮言信矣出朝野僉載

王超

王超者嘗為汜水縣令嚴損之曰公從此為京官訖即為河北二太守後果入為著作郎出為眞定太守又改為京城守超又謂汜水令嚴迥云公宜修福嚴不信果被人訴解官除名配流而身亡也出定命錄

張齊丘

張齊丘妻懷姙過期數月不産謂是病方欲合藥療之吳郡尼寳珠見之曰愼勿服藥後必生一衛佐既而果生男齊丘貴後恩勅令與一子奉御官齊丘奏云兩姪早孤願與姪帝嘉之令别與兩姪六品已下官齊丘之子仍與東宫衛佐年始十歳出定命録

馮七言事

陳留郡有馮七者能飲酒每飲五㪷言事無不中者無

何語郡佐云城中有白氣郡守當死太守裴郭復聞而
名問馮七云其氣未全急應至半年巳來裴公即經營
求改改後韋恒為太守未到而卒人問得應否曰未尋
又張利貞主郡卒於城中杜華嘗見陳留僧法晃云開
封縣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華信之又
遇馮七問馮馮七云沈君不踰十日皆不之信經數日
沈公以病告杜華省之沈云但苦頭痛忍不堪數日而
卒出定命錄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乃將拌米并火炷來暨生以口銜火炷忽以伸言其時有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有事暨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即打頭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兩千而

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針訖其腫轉劇連膝𤑔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即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復營求出定命錄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路見一老人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即開看之果皆相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即死令既困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内並書空字張果卒也出定命錄

僧金師

睢陽有新羅僧號金師謂錄事參軍房琬云太守裴寬

當改琬問何時曰明日日午勑書必至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琬專候之午前有驛使而封牒到不是琬以為謬也至午又一驛使送牒來云裒公改為安陸別駕房遽命駕迎僧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裒名問之僧云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勑至除別駕紫綬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出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八

定數三

韋氏　張嘉福　宋惲

房琯　孫生　張嘉貞

杜暹　鄭虔　崔圓

韋氏

唐平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畧盡繃子中

嬰孩亦捏殺之諸枉濫及者非一浮休子曰此逆韋之
罪疎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鼻者橫死董卓誅閹人
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出朝野僉載

張嘉福

唐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
武陟驛有敕所至處斬之尋有敕放使人馬上昏睡遲
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天非命乎出朝野僉載

宋惲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惲有舊及登極之後常憶之欲用爲官惲自知命薄乃隱匿外州緣親老歸侍至定鼎門外逢一近臣其人入奏云適見宋惲上喜遂名入經十數年每欲與官即自知無祿奏云若與惲官是速微命後因國子監丞杜幼奇除左贊善大夫詔令隨例與一五品官遂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出定命錄

房琯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眞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琯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缾缾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為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鱠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為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

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饍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為之出明皇雜錄

孫生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為司户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為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

輔齋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爲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出明皇雜錄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訪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名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

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

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出明皇雜錄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河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人已解纜岸上有一老人呼杜秀才可鼇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至棄襆於岸便發暹與老人交言未畫顧視船去意甚恨恨是日風急浪麤忽見水中有數十手攀船沒徒侶皆死唯暹獲存老人謂暹曰子卿業貴極故來相救言終不見暹後累遷

至公卿出廣異記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存孔門未敢鄰於顔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

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汚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卒於佛寺

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溫州司户而卒出前定錄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彥允為

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弟子肄業然待之蔑如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具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人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曰恩慈如此不

知何以報効某每度過分未測其故願丈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迍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踧踖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西川節度崔既謁見甚爲楊所禮乃奏崔公爲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

贈送至西川未一歳遇安禄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尅復脅從偽官陳希烈等並爲誅夷彦允在數中既議罪崔公爲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既罷具表具事因請以官贖彦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九

定數四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叅選事例每年銓曹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即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饑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何以悵然三

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
命未亨通不敢以閒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
賢人也無能自知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
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
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曰今
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請授俸料多
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内書記却泥封之若
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

雖不言心常怪其妄誕常擬與注别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温泉見白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為昭應勑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幸温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為昭應其縣與長安萬年不殊今為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壁驗之遂乃折壁開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縣為昭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

之莫不神驗冬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西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却後二年疾病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其不免其疾危困而卒 出會昌解頤錄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

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泰不對固問之曰甚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遊泰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泰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目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泰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其言爾出前定錄

## 蕭華

蕭華雖陷城中李泌常薦之後泌歸山肅宗終相之唯舉辟勝掌綸誥終不行或問於泌泌云勝官卑難於發端乃置其拔河賦於案几肅宗覽之遂更薦肅宗至果讀之不稱旨曰天子者君父而以天子玉齒對金錢𤍞煌乎他日復薦終不得信命也出感定錄

## 一行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

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出傳載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延接唯李大夫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餐何物術者良久曰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李笑乃遣廚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敎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卿且唯喫良久以金盤盛來李拜

而餐對御强食上喜曰卿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罷歸腹疾大作諸物絶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十椀矣嗟嘆久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出逸史

杜鵬舉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葢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刋名於上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

之記得姓下有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字當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出集話錄

李栖筠

李大夫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烟霞之士也頗有前知往見之問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陽尉李公曰某朝列之内亦有親故所望之官實不至此良久曰勝則不可其亦未審將一書與楚州白鶴觀張尊師師當

知矣李公至尋得觀院蒿萊塞逕若無人居扣門良久方有應者乃引入見張生甚古叟曰田子無端妄相告郎君語郎君豈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任貴聲華烜赫無介意於此也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為張道士之言不中數日敕破銓注改館陶主簿乃知田張相為發明後兩人皆不知所之田生弟作江州司馬名士顒出逸史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集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苟家觜中夜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温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没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温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

指稍異此思温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温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絶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温明年又

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温在轅門思温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温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出前定錄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𡻕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其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

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别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為天曹權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常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

未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碁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甑甑已聞呼父名也輒紿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

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欷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出前定錄

韋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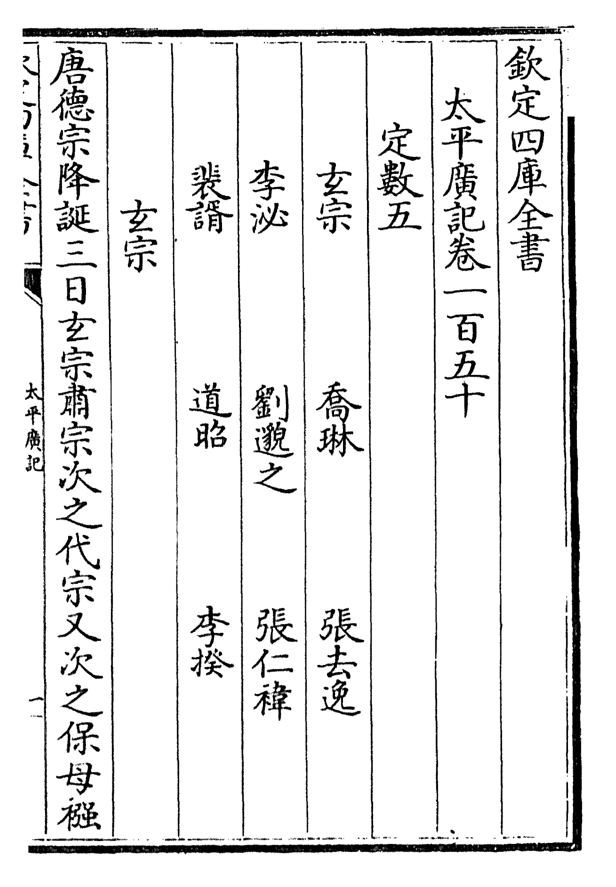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歴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衞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䰟未省

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别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强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為揚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

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

秋日也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四十九





#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

## 定數五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禕

裴諝　道昭　李揆

### 玄宗

唐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襁

禄德宗來呈德宗色不白晳龍身仆前肅宗代宗皆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玄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六十三崩肅宗登位五年代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忽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驗也乃知聖人應天授命享國年深豈是徒然出嘉話錄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彦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彦莊客中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客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彦莊異之琳既出彦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容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歡耳然惜其情反於

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彦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懷州刺史時彦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搆逆琳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

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出前定錄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𤣥宗之姨母也𤣥宗先后早薨竇有鞠養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曲忽有巨虵長二丈騰趠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蹤轡彎弧一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渭上咫尺昏晦驟雨驚電無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棄

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際則
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
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驟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
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然死虵從馬則已失矣去逸
自負坐須富貴不數年染疾而卒官至太僕卿天寶中
其女選東宮充良娣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娣頗有輔佐
之力至德二載冊為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
節冊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後三贈官皆如空中之

告耳出紀聞

李泌

天寶十四載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驢歸別墅從者未至路旁有車門而驢徑入不可制遇其家人各將乘驢馬羣出之次泌因相問遂並入宅邀泌入既坐又見妻子出羅拜泌莫測之疑是妖魅問姓竇潛令僕者問鄰人知竇姓竇泌問其由答曰竇廷芬且請宿續言之勢不可免泌遂宿然甚懼廷芬乃言曰中橋有筮者葫蘆

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其曰不出三年當有赤族之禍須覓黄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黄中君曰問鬼谷子又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覓之不見必籍死無疑若見但舉家悉出哀祈則必免矣適全家方出訪覓而卒遇公乃天濟其舉族命也供待備至明日請去且言歸穎陽莊廷芬堅留之使人往穎陽為致所切取李父報而還如此住十餘日方得歸自此獻遺不絶及禄山亂肅宗收西京將還秦收陜府獲

刺史竇廷芬肅宗令誅之而籍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賊固因誅戮泌因具其事且請使人問之令其手疏驗之肅宗乃遣使使迴具如泌說肅宗大驚遽命赦之因問黄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葫蘆生已卒肅宗深感其事因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出感定錄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頩者聞康至皆來

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𥹋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而喜遽命褰帷而坐容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醉卧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

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頖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頖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卧者不知為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臠至暮脹腹而卒頖後為臨濮丞時有寇

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元率吏及武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拜景爲長史領郡務而穎果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答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其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出前定錄

張仁禕

唐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褘延坐
問曰明公看褘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煖席何慮不遷
俄而褘如厠亮謂諸人曰張員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
官職乎後七日而褘卒出朝野僉載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
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于仲卿
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

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剌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謂謂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謂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

覿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謂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恚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

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其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其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其即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其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顧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㫖驟拜大司農及歸

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出前定錄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絶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

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色悒悒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

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

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

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

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懐遠坊

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

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黄門爲題目三篇

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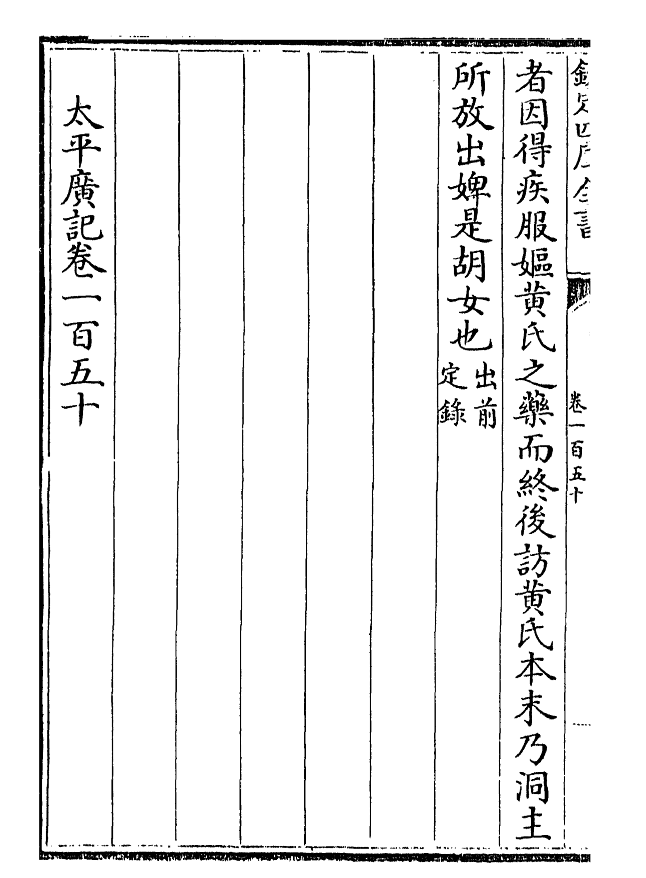
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

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出前定錄

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

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儐



者因得疾服嫗黄氏之藥而終後訪黄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一

定數六

李稜　豆盧署　孟君

盧常師　韓滉　李頤

崔造　薛邕

李稜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二年擢第有别業在江寧其

家居焉是歲渾太師瑊鎮蒲津請稜為管記從事稜乃曰公雖愛稜甚然柰其不閑檢束夙好藍田山水據使銜合得畿尉雖考秩淺如公勲望崇重特為其奏請必諧矣其得此官江南迎老親以及寸禄即其之願畢矣渾遂表薦之德宗令中書商量當從渾之奏稜聞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詣焉問所求成敗茂曰公求何官稜具以本末言之對曰從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則不得稜未甚信經月餘稜詣執政謂曰足下資歷

淺未合入畿尉如何憑渾之功高求僥倖耶遂檢吏部格上時帝方留意萬幾所奏遂寢稜歸江南果丁家艱已近七八年又忽得躄疾殆將一紀元和元年冬始入選吏曹果注得藍田縣尉一唱忻而受之乃具說於交友出續定命錄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武瞻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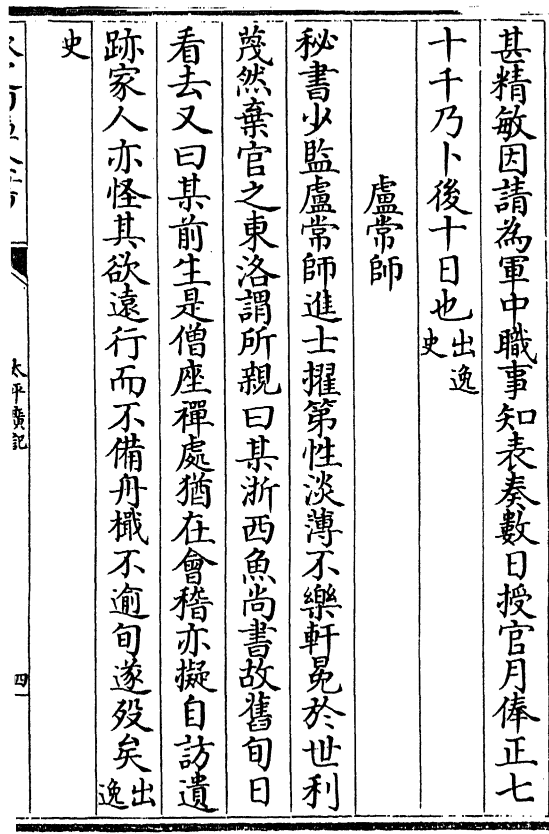
子複姓不宜兩字為名將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武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署曰閛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益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

中所指隙地遂構一亭因名之曰儆夢亭矣出前定錄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為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染瘴癘日甚乃白於丈人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華宇願委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三百文出門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畫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謁之具陳羇蹇將填溝壑

盡以所得三鐶為卜資卜人遂留宿及時為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廐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為賊境覘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攘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



甚精敏因請為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卜後十日也出逸史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於世利蔑然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某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座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跡家人亦怪其欲遠行而不備舟檝不逾旬遂歿矣出逸史

韓滉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寛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乃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餻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

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出前定錄

李頎

貞元中有舉人李頎方就舉聲價極振忽夢一人紫衣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寐覺省中朝並無姓顧

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頔驚而見之具述當為門生顧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頔果落第自此不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頔猶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牓時相特囑一人頔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頔乃登第

出感定錄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為白衣夔時有四人一

是盧東美其餘亡姓字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
為倅時德宗在興元以曹王有功且親奏無不允時有
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為副使且得過
無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以事必合得時山人曰却得
一刺史不久敕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必定耳州名
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弔而後
賀崔心懼久之盡言其日即崔之忌日也即便呼趙生
謂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則輕撻五下可乎山人哂

曰且某不合得崔員外百千只合得崔員外起一間竹屋其語益奇崔乃問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問遠近曰只隔一兩政官不致三矣又某日私忌同寮諸公皆知其說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遥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政旦有崔員外奏副使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敕牒在兹諸公驚笑其暮果先慰而後賀焉崔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

山人鎰百千不受崔與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經大段驚懼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為宰相憂悶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與齊映相公同制出嘉話錄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為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

且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已身多矣張答云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薛意其一人即已也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宰相也同時耳薛訝忿之默然不悅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令披褐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張曰命合如此事須同時但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為京兆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涇得軍人心姜乃上疏請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為給事中平章

事崔後姜半年以省郎拜相果同時而在姜後薛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出嘉話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一